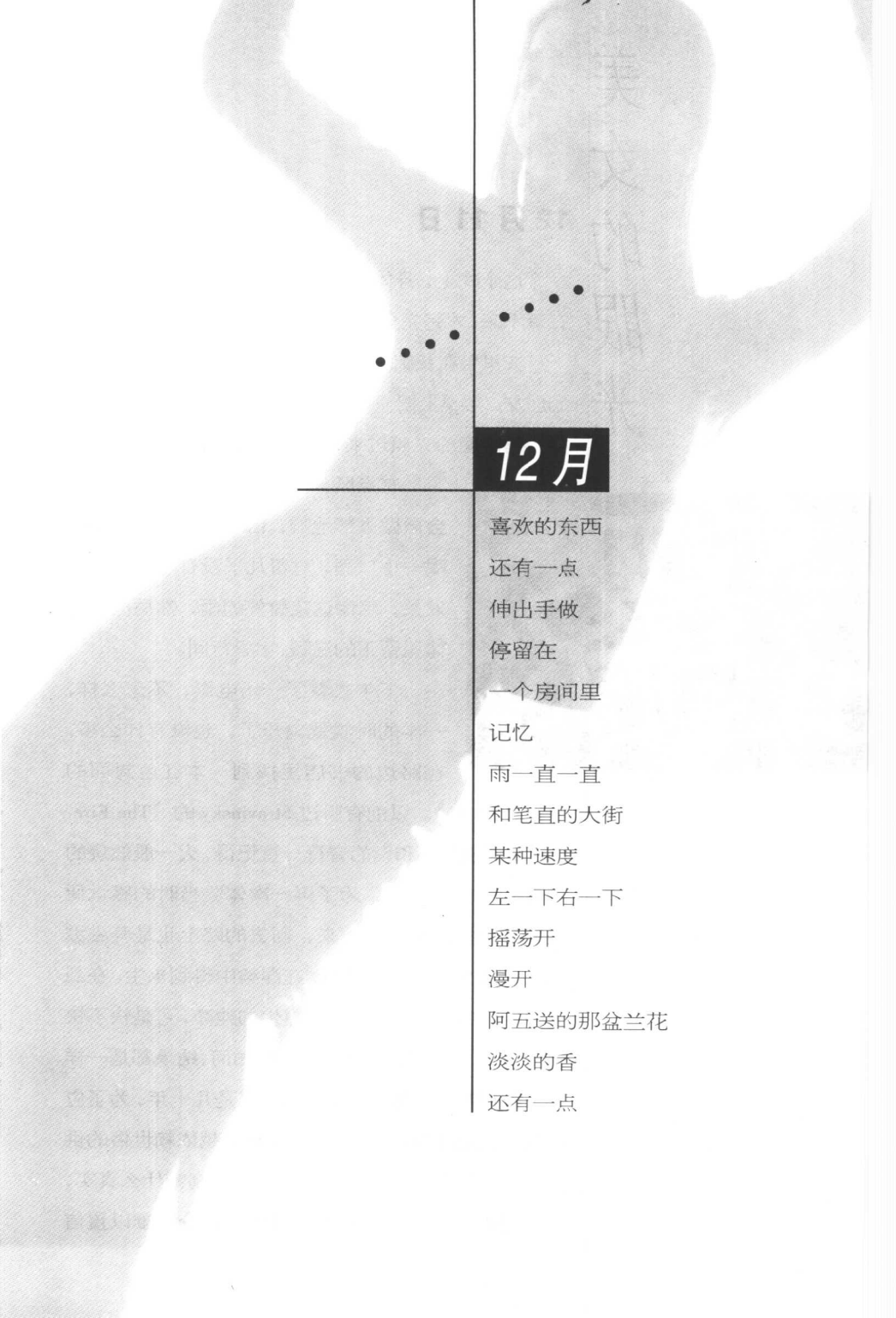




12月

喜欢的东西
还有一点
伸出手做
停留在
一个房间里
记忆
雨一直一直
和笔直的大街
某种速度
左一下右一下
摇荡开
漫开
阿五送的那盆兰花
淡淡的香
还有一点

美女的眼光

12月11日

这个晚上，身体容易疲倦，走路也是慢慢的，只有躺下来，才完完全全感到了平静。

夜里坐在长廊的地板上写一封长信，给一个远方的朋友。矮桌上摆一小瓶威士忌，掺了汽水冰块来喝。

房间里的光照过来，一点一点的变化。

有点风，屋子后院前年种的芭蕉也会微微萧萧地响，信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喝一小口酒，对着几乎没有星星的天空发呆，感谢这夜暂停的雨，然后酒在身体里留下的温暖，字里行间。

下午去看了一场电影，不怎么样，一半的时候就离开了，也没有什么事，在路边的书店里找到一本红色封面的

童话：《火鸟》。以前有听过 Stravinsky 的 “The Fire-bird”，那激烈不和谐的音符一直记得，火一般燃烧的舞者的脸也忘不去，为了再一次体验当时的感觉便兴冲冲地把这本书买下来，回去的路上也是美滋滋的。火鸟在中国是指凤凰，在涅槃中得到永生，在烈火中自毁的勇气，在烈火中重生的纯净，可是快不快乐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总觉得无论如何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我们都是普通的人，有的仅仅是几十年，为了应付生活，我们不断地改变自己，越来越依赖世俗的供应，甚至吃饭睡觉也不单纯。人人都高喊什么真实，他们要求坦白，结果却发现得到的是令人难以置信



的乏味,彻底的乏味,苍白着无动于衷,好像一场做作的梦游。

有的时候会想,这么过下去好吗,从前就一直被问起是否寂寞,接着,他们便在我的面前露出抱歉的脸色,没有错,完全没有,是的,我有寂寞,可是换一个人,换一种方式,寂寞仍然存在,我不要和它抗争,我愿意寂寞是我的另一个投影,某种程度上,它以它的方式陪伴我。

最近没有跟人生气吵架,很平淡很平淡的温和,一套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买来还不曾看,其实仅仅为了那个名字已经感动,是时间的缘故,好像一生那么长,某种很亲密的隐痛。

阿五常常来看我。我总是想,这样一个老实的人,有不错的妻子和不错的工作,生活遵循一套完全的道德规范,倒愿意跟我这种乱七八糟的人做朋友,其实真要说也不奇怪,我又知道他什么呢。一星期前他带来的兰花现在开得很好,我将它摆在书桌上,收拾了落下来的花瓣藏到书里,留了香。

夜里的风有些凉,从房间里拖一条毯子裹在身上,酒也喝得差不多了,微微的有些醉,整个人靠在廊柱上,很舒服。

美女的眼光

12月12日

雨，下了两个星期，我不喜欢下雨，尤其不喜欢连着好几天下雨。

窗户和门都是关着的，房间里弥着一股湿气，几乎没有人说话，语言沾了房间里的湿气，变得沉重，落在大家的心中。我们不说话，我们用这湿了的语言思考。

我想跳舞。

就是现在，这关闭的房间，当着他们的面，我要跳舞。

欲望变成幻象，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发生。

开始，只是一种震动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身体有了感情，轻慢的，左边右边，它开始。

时间停止了，手指滑过时间，时间变成海洋，身体飘浮其中。

雾，在眼睛里散开。

我看见七层面纱，全部是红色的，上面有金色的丝线和五彩的宝石，它们是自由的，向着不同的方向飞散，我要追随它们。它们变成火，在我的脸上燃烧，声音融化，穿越七层面纱，一粒一粒唱自己的歌。

我低下头，偏一点，再偏一点，转过去，头发落下来，遮住脸，嘴唇亲吻头发。

手指是柔软的，它们能够触摸空气。

脚下是阴沉的深潭，神秘的微风吹起涟漪，轻轻升起了水花。



展开，身体展开，一直到底，然后看到皮肤下面的扭曲，是美丽的青色的血管。

.....

雾散开来，我看见别人在收拾衣物，然后离开。房间里没有人，除了我。

舞蹈停止。

人类最初的舞蹈是由模仿神开始的，古老的舞蹈是一种祭祀。我不知道我的舞蹈模仿了什么，我只在想跳的时候跳，听凭身体自由地舞蹈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它在我之中。

美女的眼光

12月13日

这窗帘，用了多年，薄薄脆脆的，手指轻轻一划，破了也没有理会。风微微地吹，窗帘一鼓一鼓的，间隔露了太阳进来，我伸出手去接，没有一点暖意。

冰箱里昨日吃剩的红豆粥，蘸了糖，淡淡的甜，顺手从泡酒的罐子里夹一粒杨梅含在嘴里吮，辣出了眼泪，心满意足。

打着光脚在房间里到处走，不时挥一下胳膊，很深很深的慢慢呼吸，身体没有束缚，她是自由的，这个房间也是。我哼着歌，想今天将如何过去。

突然想喝蒸馏咖啡，不加奶精，不加糖，只要一些新鲜的奶油。

清早的咖啡店里除了三两个吃早餐的老外没什么人，空荡荡的，有点宁静。我在靠窗的地方坐下，小口小口地喝，咖啡的苦味完完全全的留在嘴里，转来转去。眼睛被窗外的路人吸引着，我希望遇见过去相熟的人，我全神贯注地寻找。许多次了，我在心里想像那种再度相遇的情景，平静的微笑或者激动的拥抱。可是我不喜欢握手，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

不过这个城市很大，都是陌生人，路过的。

我喜欢马路，喜欢马路上的奇遇，两个不相识的人，从不同的方向，有了一场相遇。当他们经过的刹那，他们在彼此的脸上看见自己的幻象，爱情的幻



象,好像海上坐船的人看见深海的奇事。他们目不转睛,时间停下来,童话里的好心的仙女出来给他们洒上魔粉,有的时候人们需要一点帮助,好让他们看得更清楚,不过仅此而已,因为,所有的故事早已发生,一遍一遍地在他们的心里。Jimi Hendrix 说过:“……The story of love is hello and goodbye, until we meet again.”一切开始,当他们羞涩着相互问候的时候。

我相信“一见钟情”这个词,仅仅一眼,所有的感情都注定了。

有的时候我想,一见钟情也许经常发生,就在这个城市,就在我身边。可是,人们总是错过,好像错过一班公车、一件打折商品、一场球赛那样错过一见钟情。

两个人,他们看到了对方,心里便有了感应。然而,当他们的理智接受并承认的时候他们已经擦肩而过了五步或者六步。随之,那个一见钟情的感觉也就成为了过去。他们没有停下来,虽然在他们的心里确实存在了一点小小的充满隐晦的不安,可是这个不明确的不具体的情感又很快得忘记了。生活里的微枝末节重新回到他们的头脑中,开始了他们反复的平淡无奇的联想。

我看着窗外,带着一点期望。

人们全部低着头匆匆忙忙地经过,没有人看见我。

没有人突然停下来凝望,也没有人高兴得跳起来尖叫,也没有人独自轻声唱只有自己听见的歌曲,也没有人微笑。为什么没有?

咖啡凉掉的时候,我失去了兴趣,我离开那家店,我朝为我开门的男孩微笑。

我想,命中注定也许是一个很悲哀的词,因为当我们发现的时候,它已经不是了。

很晚很晚回到家,阿五送的那盆兰花居然谢了,淡淡的紫落了一地,我用手捂住脸,最终还是哭了。



美女的眼光

12月14日

上午十点，我离开家，跑到大街上游荡，太阳很温暖，我小心翼翼地呼吸着。

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，路边树的叶子不时地飘落，咖啡色的，黄色的，萎蔫的绿色，大大小小的积了一地。只要一点点风，他们全部回到空中，然后再落下，等到第二天清晨才会有人把他们带走，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最后的记忆是他们的同伴在空中的萧萧的声音。

我走得很慢，身边的人，擦身而过，眼睛看着对方的上衣，再往上一点是彼此的脸，那里是所有故事，一切悲欢的中心，大家都当心里着不去看，生怕被吸引，迷了灵魂。我也一样，心安理得地低下头，为了一样的正常生活而挣扎。

我微笑着，全心全意地向前走去，虽然我还不知道要去哪里。

路边围墙里丛丛的绿再也关不住了，它们向外伸展，我抬头去看，太阳透过树叶温和的闪烁，我几乎要相信那是可以触摸的。

将近正午，这美好阳光下的小巷仿佛全无一点声息，唯独无数在风中飞舞的树叶不住低吟。

这样的林荫道有很多，我不记得它们各



自的名字，可是我记得它们全部的安静。曾经很不喜欢陶渊明的诗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像那样：草屋八九间，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，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，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，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读起来如缓缓流水，无比舒畅，樊笼或者自然已经无所谓，当心灵平静。

下午回家的时候，天空金光绚烂，一层一层红色的云，面前的路一直到底。

我愿意没有尽头，可以永远走下去。



12月15日

不喜欢那种一齿一齿隔了很开的梳子，要密一点，再密一点，这样梳起头发来仔细整齐。

最好的是他的那把木头无柄小圆梳子，用的久了，很光滑，深深浅浅的木纹，淡淡的香。

好像每一夜我们都会前后排排坐在地板上，你用那把梳子给我梳头。常常也是右手拿了梳子，左手还不满足，用五个手指帮忙来缕。我闭着眼睛微微地笑，那手指与梳子的游戏是躲在我背后的顽皮。

累了，把脸埋在头发里，说这是夜，说这是永永远远，说不要醒来。

那天，我等了一夜，清晨的时候，他们把你抬进来放在地上，我跪在你的旁边，头发落下，盖了你一身，眼泪滑到头发里的你的脸上。

眼泪在你的脸上干透，我叫人剪了头发，这是我许你的夜，许你的永永远远。

好的，我们不要醒来。

我坐在15路公共汽车上，在我的身边拥着很多人，他们的声音，他们的气味负在我的脸上，觉得沉重，就睡着了，昏昏沉沉地做了一个梦，慢慢醒来，眼睛一睁开来，眼泪落下来，我用手捂住偷偷擦去。



12月17日

凌晨三点，延安西路上没什么人，也没什么车，我和同伴们各自骑着自己的老破车，慢悠悠的，时不时还说上两句。

这是最后一天，我帮过去一起画画的朋友赶一集动画稿，连续三天不分昼夜地画，终于结束了，现在。

右手拐进天山路，一辆车子不要命似的冲过去，那种速度在白天是没有的，飞起一块小石子。到了电影院小拐，路两边大多是大排档，每一家门口都聚了三五个打牌的男人，他们裹一件厚棉袄，脚边放一瓶烧酒，手里捏半截烟，聚精会神。再远一点的菜场门口已经密密麻麻一群人了，我一直也弄不清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，不论是卖和买，现在都好像早了点。

再拐一个弯的弄堂里就是我住的地方，今晚大家都住在这里，我们在门口的罗森买了一打啤酒，准备睡觉了。

累，大家都累了，说不出话，除了在看见别人蓬头垢面的狼狈后会心地笑，连这个也是疲倦的。

各自冲完澡抱着酒瓶坐在院子里吹风，不知谁在放 Blur 的曲子，低低的从房间里传来，大家都不说话，只是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酒，在不知不觉中睡去也不知道。

隐约中听到有人在哭，我挪一下缩在躺椅里的身体，感觉冷，把抱在怀里的半瓶酒放在地上，哭的

声音停下来，Blur 倒还坚持着，天也许就要亮了，只是这里看不到日出。

一只湿漉漉的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，是他，也许有什么担心的事。我抽了张纸巾覆在他的脸上，轻轻拍他的头，低声说：天要亮了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你累了，再睡一下吧。隐隐觉得他的唇在我的手心里吻了一下，微颤的身体渐渐平静下来，呼吸匀畅。

我再醒来的时候已是午时，太阳挂得老高，我身上盖着乱七八糟的衣服，朋友们都走了。我望着院子里散落的椅子、酒瓶，有点恍惚。不知谁把 CD 机关掉了，可我好像仍听得到 Blur。



美女的眼光

12月18日

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，外面马路的声音，雨的声音，很远很远的感觉，唯一实在的是这厚厚棉被下的温暖。

身体脱离了我，我和它之间还没有联系，现在，它自由自在，散在我的周围，小声地对我说：它不能离开棉被，它要那温度。我蒙在被子里偷偷地笑，为什么呢？今天没有工作，而且没有太阳。

一阵电话铃，是阿五打来的。

“我要去北京几天。”

“照顾好自己，回来看你。”

我挂上电话，什么也不去想，我呆呆地盯着天花板，没有想法。

突然，觉得很乏味，我企图躲进我的身体中，可是我不能够，这身体变得纯粹，全部的意义就是重量和体积，一样的乏味，和我，我在自己身上搁浅。

我想我是不喜欢分离，虽然当我被告知分离，这种不好的感觉过一会儿就会忘记，可是现在怎么办呢？也许我太依赖阿五了。

外面的雨，下得越来越大，它们也许不想再等待了，一线一线落下来，转瞬的天上人间，从此归尘归土，然后轮回，再轮回。它们有分离吗？我不知道。

记得以前看《燕尾蝶》，里面说天堂就是落雨，人死的时候变成空气升到天上，遇到云，化为雨落下来，天堂就到了。我不相信天堂，可是觉得很美好。



“Death's second self”（伊丽莎白时代的惯用语）：指 sleep 或 night。

昨天躺在床上翻莎翁的十四行诗时看见这条注释，想想很对，睡眠跟黑暗正是对于死亡的解释。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他常劝我信主，我问为了什么，我对他说我并不渴望“永生”，他说我对于“永生”的理解是错误的，所谓的“永生”并不是指长生不老，而是指你将不再为死亡所主宰，也就不再会因为恐惧死亡而犯罪，“永生”仅仅是一种力量。我并不认为他说错了，作为假设这完全可以，不过我喜欢反驳别人，于是我对他说，如果一个人以死亡作为终点，以必死来免除自己的罪，以放弃所有自发性为代价来换取无上的自由呢。他想了老半天，然后说我被魔鬼控制了，当时我大笑不止。其实这些说法都有点麻烦，生活就是每一天。

肚子饿了，喝一杯热牛奶，不加糖，很纯的味道，双手捧来喝，在这滑腻的白色里，时间好像也要消失了，我也是。

美女的眼光

12月19日

凌晨2:30分,我被叫醒,他们对我说可以回家了,我点点头站起来穿大衣,苏喝醉了,他们扶着他。

门口的风吹进来,苏突然大声地笑,他推开旁边的人往外跑。

“很新鲜,外面。”他转身对我们喊。

我也笑起来,跟着清醒,我说再见,然后上第一辆停下的出租车。

在黑夜里醒来与在白日的不同,我坐在车里沉沉看外面夜色时散乱地想。在夜里,醒来仅仅是醒过来,这一行为与理智无关,在白天,醒来的时候存在了理智;好像现在,我是清醒的,可是我不理智,我有意识并且能够思考,而所有意识及思考都是不加限制地发展,没有标准也没有规范,唯有本能伴随左右。不自觉的,我在微笑。

刚才,我没有唱歌,他们都唱了,我没有。

我答应他们同去是因为我不想睡觉,没有缘出的心不安宁,于是我兴奋地洗了脸穿戴整齐离开家坐到他们当中,这里很热闹,唱歌的人,喝酒的人,聊天的人,吃西瓜的人,我坐在他们当中,渐渐平静下来,然后感到疲倦,我没有精神地靠在沙发里,他们把话筒传给我,我拒绝了,我对他们说那不是歌唱,唱歌和歌唱不同,我不唱歌,我语无伦次地解释歌唱



是需要境界的，而我现在没有，好在他们对我有足够的认识，所以都不来理我，我便心安理得地睡去。

我想，其实我也许从来没有搞清楚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

一阵头晕目眩，当中伴随着心悸，我也许生病了。

汽车在高架上飞驰。夜晚马上结束，明天即将到来。

